

當你的心臟需要移植時，你就得殺死這個被複製的「自己」，取其功能好的心臟。眼睛需要眼角膜移植時，你取其眼角膜而代替之，使他成為一個瞎子……這是多麼冷血、殘酷，令人不恥的行為？而這個被複製的人，他和我們一樣，也是一個有生命有靈魂的人，但是，我們卻因自私之故，把他生命的價值，降低到只是別人身體器官的供應者。他生命基本的尊嚴被剝奪淨盡，他的人生盼望與喜樂又是甚麼？他與你養的，終要被宰殺的家禽有甚麼不一樣？而你還得千方百計防備這個會思想、有感情、有喜樂哀怒的複製人反抗和逃走。請問，這樣的社會還能有良心，有道德，有和平，有公義可言嗎？

又試想，假如你就是這個被複製的人，你

的生命與前途是何等的悲慘？何等的無望與可怕？你每日都在悲哀、恐懼中度日。還有，如果有一個極權的獨裁者，以複製的方法，複製無數的自己，魚肉世人，他的淫威一代一代繼續下去，如何是好？有人說「有錢能使鬼推磨」，而看見錢就推磨，為名利而複製人的所謂「科學家」，根本也是魔鬼的爪牙。

「複製」是人類的喪鐘，它會使家庭破裂，社會道德完全被毀滅淨盡，甚至會導致天下大亂，「複製人類」必定使人更加離棄神。科學家要複製人就是要高舉自己，要使自己成為神的方法，正如當年人造巴別塔一樣，是惹神震怒的。「複製」不能解決人類的問題，因為人類的問題，並不在乎人會衰老，會有疾病，會死亡，而是在乎罪的解決。聖經說：

「按著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後且有審判。」（來九27）死亡乃是人犯罪的工價，是人不能避免的，故此人生在世，必定會隨著日子的過去而日漸衰老，也會患上各種疾病，最後，還會經歷死亡。而人在死後要面對那位聖潔、永生神的審判，更是人必須面對的事實，祇有藉著接受耶穌基督作我們個人的救主，我們的罪才可以被神赦免，才能得享永生，這才是解決人類問題的惟一正途。

（註一、二）Time Magazine，時代雜誌，

二月，2001年

（註三）世界日報，二月廿四日，2001年。

（註四）Time Magazine，時代雜誌，二月十九日，2001年。

# 打雜 的手記

舟子



讀了由大使命中心出版的，郝大衛 David R. Heston 弟兄所寫，楊愛程弟兄譯寫的《君王與祭司》後，我心中許多的疑問都得到開解。

當了幾十年的平信徒，我對許多牧者心存深深的感激，但是在教會的日子越長，也就和許多人一樣，找不到自己的定位，究竟牧人與羊群

之間是怎樣的關係？我覺得自己越活越理不出個頭緒。假如我們都如彼得所言是祭司，除了恩賜不同，職位有別外，似乎還有一些不明不白的溝橫隔在兩者之間，使我們的心靈無法完全在主裡搭配同工，有時甚至被魔鬼利用，造成誤解紛爭。

在《君王與祭司》一書裡，作者從以色列國的架構裡來看今日教會牧人與平信徒的關係。在以色列國中，祭司與君王的角色與工作分配如下：

祭司：1. 負責聆聽神的旨意；2. 為百姓獻祭；3. 接受人們的十一捐獻和奉獻；4. 管理上帝的聖殿；5. 看顧孤兒寡婦；6. 看顧城

門口的陌路人；7. 在戰陣前發表鼓勵士氣的講話。

君王：1. 摧毀神的敵人；2. 接受戰利品；3. 將人們繳納的什一捐獻和奉獻支付給祭司；4. 管理國家的行政事務。

祭司有時也以顧問身份參與國事，他們並不鼓勵人們推翻不好的君王。他們只是按時因事宣講神的話語。君王則不時直接提供人們的需求，但他們不能干涉祭司的職事。事實上，如果君王試作祭司的工作，他會受到神的審判。例如：掃羅代替撒母耳獻祭就蒙咒詛。

這本書是作者做了15年的牧者，回到平信徒身份8年之後，根據他在當牧者時的受挫經驗，以及神的帶領之下，綜合寫出雙方面的矛盾，以求教會能回到團隊的精神上，共同榮耀主名。當平信徒事奉時，我們有次幫助一位牧師成立教會，忙詩班、當招待、教主日學……做得筋疲力竭後，他的師母笑著告訴我：「你很有打雜的恩賜。」外子聽了馬上接口：「能夠為神打雜是一件很光榮的事。」假如在我們的心中心是為神擺上一切，在師母的眼中卻是幫他們打雜的，這樣的關係怎能維持下去？我也常聽到有的牧師受到平信徒的轄制，各方面不如意的事。兩邊都是神的兒女，原是互為肢體，可惜卻因為對職位沒有清楚的認識，而無法充份發揮事奉的果效，使神的事工受損，這樣的事幾乎發生在每一間教會裡，使魔鬼得意的笑聲宣揚在效果不彰的事奉工作上，多麼令人扼腕！因此認清彼此的定位，才能發揮團隊

最大的效率。

作者根據以色列國「君王與祭司」的構架，來定位現今的平信徒與牧者：「君王沒有祭司的祝福就不能上戰場；沒有君王在戰場上的勝利，祭司也就沒有甚麼可以用來祝福國家的東西。」他指出兩者乃是唇齒相依，從互相的需要中產生互相的尊重。神只有選召一個支派當祭司，若是利未人試著把所有真正願意委身的以色列人都變成祭司，他們就會嚴重地擾亂了異象 Zion 和供應 provision 的平衡。所以平信徒的任務是供應牧者與教會的需要，牧者則需要從神領取異象來帶領教會。彼此尊重神對各自職事的選召和膏抹，卻不要踰距下涉或奪權或看輕對方。

從世人中我們被分別被揀選出來，是尊貴聖潔的祭司，我們每一個信徒都有直接到神面前的特權與義務；但是進了神的國度，所有憑信心受了內心割禮的「以色列人」就劃分出君王與祭司的職份。假如教會要求每一位信徒都變成祭司，又要他們負起君王的責任，信徒就會苦不堪言，完全沒有休息的餘地；若是要信徒都當祭司，誰來供應教會？信徒也會因為不能達到當祭司的要求，而自覺虧欠；更不敢發展君王方面的恩賜，以致教會得不到供應。傳福音人人有責，可是神讓我們互為肢體，有的做手，有的做口，有的做腳，有的四肢都不能動，只有一顆心禱告關懷，也是很需要的。

作者指出「神對君王和祭司的呼召是同樣的真實且必要」。如果今日的牧師們了解這一

簡單的概念，並服侍和鼓勵君王們，君王們會更敬重牧師們，因為他們有了自由，也得到了祝福，並被送去為神國爭戰。神呼召摩西和亞倫，摩西做的是君王的工作，亞倫則是神命定的祭司，兩人都是蒙膏抹的屬聖靈的人；正好像十二使徒和七位被派管理飯食的弟兄，都是蒙聖靈充滿，大有恩賜的。君王（平信徒）若是能看到自己的定位，就不會自覺是教會裡的二等公民。君王若能明白自己的定位，就不會對牧者有錯誤的要求，且能跟隨他們從神得來的異象，一起發展神的國度。

無論神把我們擺在甚麼位置上，都是極美的一件事。我們不能用自己的角度去要求別人，但至少我們要了解自己的定位，像那些與基甸出去做戰的人「各站各的地方」，讓「耶和華和基甸的刀」得到最大的勝利。

